

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尊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尊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尊者曰：「在胎曰身，處世曰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王聞心即開悟，又僧問歸宗和尚：「如何是佛？」宗云：「我今向汝道，恐汝不信。」僧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師云：「即汝是僧云，如何保任？」師案：若有信解處，即與古聖把手共行，問汝言見性，若真見性，即是聖人，應現神通變化，與人有殊。何故？今時修心之輩無有一人發現神通變化耶？答汝不得輕發狂言，不分邪正，是爲迷倒之人。今時學道之人，口談真理，心生退屈，返墮無分之失者，皆汝所疑。學道而不知先後，說理而不分本末者，是名邪見，不名修學。非唯自誤，兼亦誤他。其可不慎歟！夫入道多門，以要言之，不出頓悟漸修兩門耳。雖曰頓悟頓修，是最上根機得入也。若推過去，已是多生依悟而修，漸薰而來。至於今生，聞即發悟，一時頓畢，以實而論，是亦先悟後修之機也。則知此頓漸兩門，是千聖軌轍也。故從上諸聖，莫不先悟後修。因修乃證，所言神通變化，依悟而修，漸薰所現，非謂悟時即發現也。如經云：理即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故圭峯深明先悟後修之義。曰：識水池而全水，借陽氣以鎔消悟。凡夫而即佛資法力以薰修，水消則水流潤，方呈灑滌之功。妄盡則心虛通，應現通光之用。是知事上神通變化，非一日之能成，乃漸薰而發現也。況事

上神通，於達人分上，猶爲妖怪之事，亦是聖末邊事。雖或現之，不可要用。今時迷癡輩，妄謂一念悟時，即隨現無量妙用。神通變化，若作是解，所謂不知方便，故作懸崖之想，自生退屈，斷佛種性者，不爲不多矣。既自未明，亦未信。他既有解悟處，見無神通者，乃生輕慢，欺賢誑聖，良可悲哉。問汝言頓悟漸修兩門，千聖軌轍也。悟既頓悟，何假漸修？修若漸修，何言頓悟？頓漸二義，更爲宣說，令絕餘疑。答：頓悟者，凡夫迷時，四大爲身，妄想爲心，不知自性是真法身，不知自己靈知是真佛也。心外覓佛，波波浪走，忽被善知識指爾入路，一念迴光見自本性，而此性地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即與諸佛分毫不殊。故云頓悟也。漸修者，頓悟本性與佛無殊，無始習氣難卒頓除，故依悟而修，漸薰功成長養聖胎，久久成聖。故云漸修也。比如孩子初生之日，諸根具足，與他無異。然其力未克，頗經歲月，方始成人。問作何方便，一念迴機便悟。自性答：只汝自心，更作什麼方便？若作方便，更求解會，比如有人不見自眼，以謂無眼，更欲求見，既是自眼，如何更見？若知不失，即爲見眼，更無求見之心。豈有不見之想？自己靈知亦復如是，既是自心，何更求會？若欲求會，便會不得。但知不會，是即見性。問上上之人，聞即易會，中下之人，不無疑惑，更設方便，令迷者趣入。答：道不屬知，不知汝除却將迷待悟之心，聽我言說，諸法如夢，亦如幻化，故妄念本寂，塵境本空，諸法皆空之處，靈知不昧，即此空寂靈知之心，是汝本來面目。亦是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善知識，密密相傳底法印也。若悟此心，真所謂不踐階梯，徑登佛地，步步超三界，歸家頓絕疑，便與人天爲師，悲智相資，具足二利，堪受人天供養，日消萬兩黃

金汝若如是真大丈夫一生能事已畢矣問據吾分上何者是空寂靈知之心耶答汝今問我者是汝空寂靈知之心何不返照猶爲外覓我今據汝分上直指本心令汝便悟汝須淨心聽我言說從朝至暮十二時中或見或聞或笑或語或瞋或喜或是或非種種施爲運轉且道畢竟是誰能伊麼運轉施爲耶若言色身運轉何故有人一念命終都未壞爛卽眼不得見耳不能聞鼻不辨香舌不談論身不動搖手不執捉足不運奔耶是知能見聞動作必是汝本心不是汝色身也況此色身四大性空如鏡中像亦如水月豈能了了常知明明不昧感而遂通恒沙妙用也故云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且入理多端指汝一門令汝還源汝還聞鶴鳴鵲噪之聲麼曰聞曰汝返聞汝聞性還有許多聲麼曰到這裏一切聲一切分別總不可得俱不可得曰奇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我更問爾爾道到這裏一切聲一切分別總不可得既不可得當伊麼時莫是虛空麼曰元來不空明明不味曰作麼生是不空之體曰亦無相貌言之不可及曰此是諸佛諸祖壽命更莫疑也既無相貌還有大小麼既無大小還有邊際麼無邊際故無內外無內外故無遠近無遠近故無彼此無彼此則無往來無往來則無生死無生死則無古今無古今則無迷悟無迷悟則無凡聖無凡聖則無染淨無染淨則無是非無是非則一切名言俱不可得既總無如是一切根境一切妄念乃至種種相貌種種名言俱不可得此豈非本來空寂本來無物也然諸法皆空之處靈知不昧不同無情性自神解此是汝空寂靈知清淨心體而此清淨空寂之心是三世諸佛勝淨明心亦是衆生本源覺性悟此而守之者坐一如而不動解脫迷此而背之者往六趣而長劫輪迴故云迷一心而往六趣者去也動也悟法界而不

復一心者來也靜也雖迷悟之有殊乃本源則一也所以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而此空寂之心在聖而不增在凡而不減故云在聖智而不耀隱凡心而不昧既不增於聖不少於凡佛祖奚以異於人而所以異於人者能自護心念耳汝若信得及疑情頓息出丈夫之志發真正見解親嘗其味自到自肯之地則是爲修心人解悟處也更無階級次第故云頓也如云於信因中契諸佛果德分毫不殊方成信也問既悟此理更無階級何假後修漸熏漸成耶答悟後漸修之義前已具說而復疑情未釋不妨重說汝須淨心諦聽諦聽凡夫無始曠大劫來至於今日流轉五道生來死去堅執我相妄想顛倒無明積習久而成性雖到今生頓悟自性本來空寂與佛無殊而此舊習卒難除斷故逢逆順境瞋喜是非熾然起滅客塵煩惱與前無異若不於般若中著功力焉能對治無明得到大休大歇之地如云頓悟雖同佛多生習氣深風停波尚湧理現念猶侵又杲禪師云往往利根之輩不費多力打發此事便生容易之心更不修治日久月深依前流浪未免輪迴則豈可以一期所悟便撥置後修耶故悟後長須照察妄念一起都不隨之損之又損以至無爲方始究竟天下善知識悟後牧牛行是也雖有後修已先頓、悟妄念本空心性本淨於惡斷斷而無斷於善修修而無修此乃真修真斷矣故云雖備修萬行唯以無念爲宗圭峯總判先悟後修之義云頓悟此性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與佛無殊依此而修者是名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也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則頓悟漸修之義如車二輪闕一不可或者不知善惡性空堅坐不動捺伏身心如石壓草以爲修心是大惑矣故云聲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但歸觀

殺盜淫妄、從性而起、起即無起、當處便寂、何須更斷。所以云、不怕念起、唯恐覺遲、又云、念起即覺、覺之即無、故悟人分上雖有客塵煩惱、俱成醜陋、但照惑無本、空華三界如風卷煙、幻化六塵如湯消冰、若能如是念念修習、不忘照顧、定慧等持、則愛惡自然淡薄、悲智自然增明、舉業自然斷除、功行自然增進、煩惱盡時、生死即絕、若微細流注永斷、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現千百億化身於十方國中、赴感應機、似月現九霄影分萬水、應用無窮度、有緣衆生快樂無憂、名之爲大覺世尊間、後修門中、定慧等持之義、實未明子、更爲宣說、委示開迷、引入解脫之門、答若說法義入理、千門莫非定慧、取其綱要、則但自性上體用二義、前所謂空寂靈知是也、定是體、慧是用也、卽體之用故、慧不離定、卽用之體故、定不離慧、定卽慧故、寂而常知、慧卽定故、知而常寂、如曹溪云、心地無亂、自性定、心地無癡、自性慧、若悟如是、任運寂知、遮焰無二、則是爲頓門箇者、雙修定慧也、若言先以寂寂治於緣慮、後以惺惺治於昏住、先後對治均調昏亂、以入於靜者、是爲漸門劣機所行也、雖云惺寂等持、未免取靜爲行、則豈爲了事人、不離本寂本知、任運雙修者也、故曹溪云、自悟修行不在於靜、若證先後、卽是迷人、卽達人分上、定慧等持之義、不落功用、元自無爲、更無特地時節、見色聞聲時、但伊麼、著衣喫飯時、但伊麼、屙屎送尿時、但伊麼、對人接話時、但伊麼、乃至行住坐臥、或語或默、或喜或怒、一切時中一一如是、似虛舟駕浪隨高隨下、如流水轉山遇曲遇直、而心心無知、今日騰騰任運、明日任運騰騰、隨順衆緣、無障無礙、於善於惡、不斷不修、質直無僞、視聽尋常、則絕一塵而作對、何勞造蕩之功、無一念而生情、不假忘緣之力、然障濃習重、觀劣心浮、無明之力大、般若之力小、於善惡境界、未免。

被動靜互換、心不恬淡者、不無忘緣造蕩功夫矣、如云六根接境、心不隨緣、謂之定、心境俱空、焰鑑無惑、謂之慧、此雖隨相門定慧、漸門劣機所行、而對治門中、不可無也、若掉舉熾盛、則先以定門、稱理攝散、心不隨緣、契乎本寂、若昏沈尤多、則次以慧門、擇法觀空、照鑑無惑、契乎本知、以定治乎亂想、以慧治乎無記、動靜相亡、對治功終、則對境而念念歸宗、遇緣而心心契道、任運雙修方爲無事人、若如是、則真可謂定慧等持、明見佛性者也、問、據汝所判、悟後修門中、定慧等持之義有二種、一、自性定慧、二、隨相定慧、自性門則曰、任運寂知、元自無爲、絕一塵而作對、何勞造蕩之功、無一念而生情、不假忘緣之力、判云、此是頓門、箇者不離自性定慧等持也、隨相門則曰、稱理攝散、擇法觀空、均調昏亂、以入無爲、判云、此是漸門劣機所行也、而兩門定慧、不無疑焉、若言一人所行也、爲復先依自性門、定慧雙修、然後更用隨相門對治之功耶、爲復先依隨相門、均調昏亂、然後以入自性門耶、若先依自性定慧、則任運寂知、更無對治之功、何須更取隨相門定慧耶、如將皓玉彫文喪德、若先以隨相門定慧、對治功成、然後趣於自性門、則宛是漸門中劣機悟前漸熏也、豈云頓門箇者先悟後修、用無功之功也、若一時無前後、則二門定慧、頓漸有異、如何一時並行也、則頓門箇者、依自性門任運亡功、漸門劣機趣隨相門對治勞功、二門之機、頓漸不同、優劣皎然、云何先悟後修門中、並釋二種耶、請爲通會令絕疑惑、答所釋皎然、汝自生疑、隨言生解、轉生疑惑、得意忘言、不勞致詰、若就兩門各判所行、則修自性定慧者、此是頓門用無功之功、並運雙寂自修自性、自成佛道者也、修隨相門定慧者、此是未悟前漸門劣機、用對治之功、心心斷惑、取靜爲行者、而此二門所行、頓漸各異、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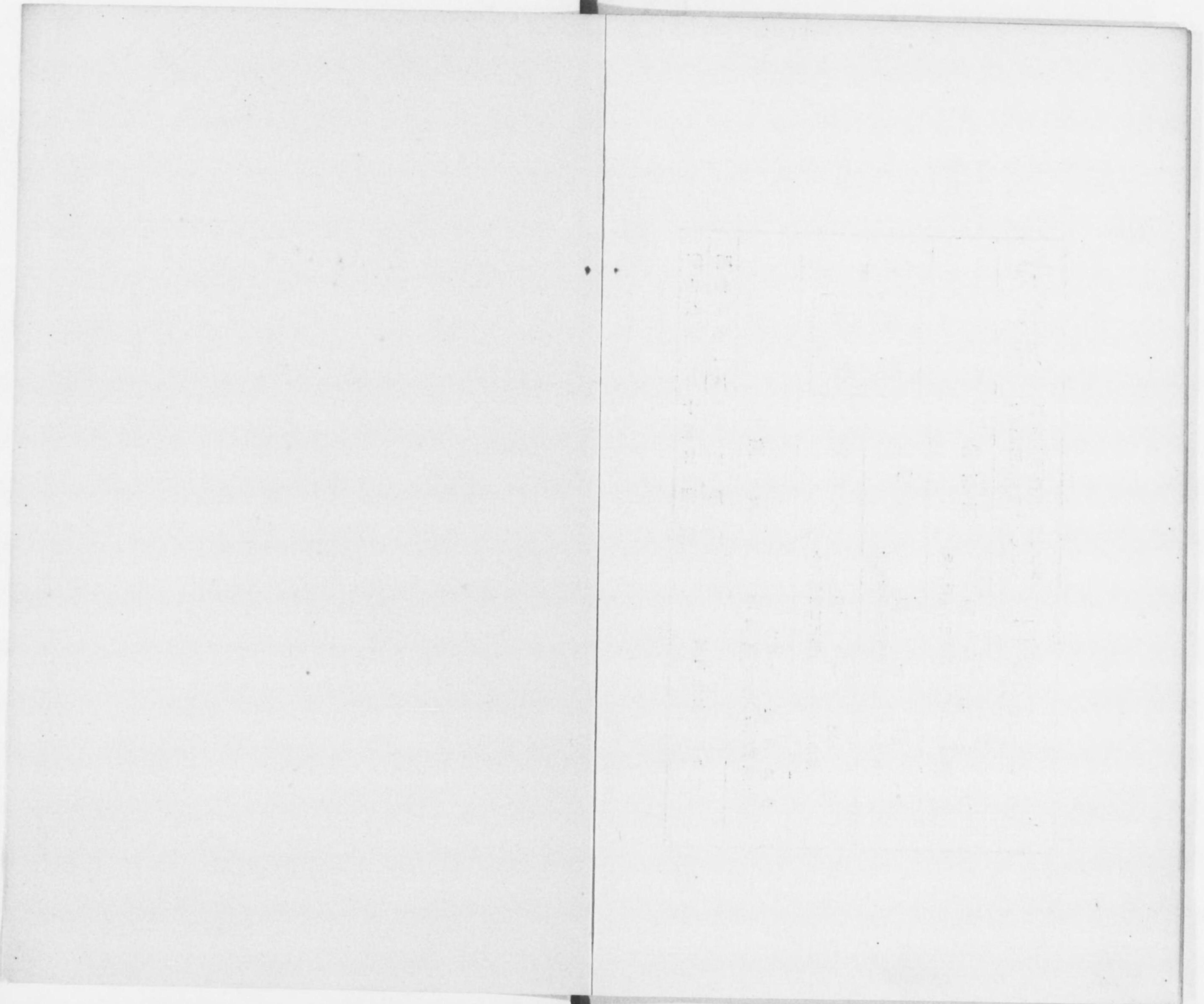
參亂也。然悟後修門中，兼論隨相門中對治者，非全取漸機所行也。取其方便，假道託宿而已。何故於此頓門亦有機勝者，亦有機劣者，不可一例判其行李也。若煩惱淡薄，身心輕安於善離，善於惡離，惡不動，八風寂然，三受者依自性定慧，任運雙修，天真無作，動靜常禪，成就自然之理。何假隨相門對治之義也。無病不求藥，雖先頓悟，煩惱濃厚，習氣堅重，對境而念念生情，遇緣而心心作對，被他昏亂，死殼昧却，寂知常然者，即借隨相門定慧，不忘對治，均調昏亂，以入無爲，卽其宜矣。雖借對治功夫，暫調習氣，以先頓悟，心性本淨，煩惱本空，故卽不落漸門劣機，汙染修也。何者？修在悟前，則雖用功不忘，念念熏修，著著生疑，未能無礙，如有物礙在智中，不安之相常現在前，日久月深，對治功熟，則身心客塵，恰似輕安，雖復輕安，疑根未斷，如石壓草，猶於生死界不得自在，故云修在悟前，非真修也。悟人分上，雖有對治方便，念念無疑，不落汙染，日久月深，自然契合天眞妙性，任運寂知，念念攀緣，一切境心，心永斷，諸煩惱不離自性，定慧等持，成就無上菩提，與前機勝更無差別，則隨相門定慧，雖是漸機所行，於悟人分上，可謂點鐵成金，若知如是，則豈於二門定慧，有先後次第，見之疑乎？願諸修道之人，研味此語，更莫狐疑，自生退屈，若具丈夫之志，求無上菩提者，捨此奚以哉？切莫執文，直須了義，一一歸就自己契合本宗，則無師之智自然現前，天真之理了然不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而此妙旨雖是諸人分上，若非夙植般若種智，大乘根器者，不能一念而生正信，豈徒不信，亦乃謗諭返招無間者，比比有之，雖不信受，一經於耳，暫時結緣，其功厥德不可稱量，如唯心訣云，聞而不信，尚結佛種之因，學而不成，猶益人天之福，不失成佛之正因，況聞而信，學而成，守護不忘。

者、其功德豈能度量、追念過去輪迴之業、不知其幾千劫、隨黑闇入無間、受種種苦、又不知其幾何、而欲求佛道、不逢善友、長劫沈淪、冥冥無覺、造諸惡業、時或一思、不覺長吁、其可放緩再受前殃、又不知誰復使我今值人生、爲萬物之靈、不昧修真之路、實謂盲龜遇木、纖芥投鉢、其爲慶幸曷勝道哉、我今若自生退屈、或生懈怠、而恒常望後、須臾失命退墮惡趣、受諸苦痛、之時雖欲願聞一句佛法、信解受持、欲免辛酸、豈可復得乎、及到臨危悔無所益、願諸修道之人、莫生放逸、莫著貪淫、如救頭然、不忘照顧、無常迅速、身如朝露、命若西光、今日雖存、明亦難保、切須在意、切須在意、且憑世間有爲之善、亦可免三途苦輪、於天上人間、得殊勝果報、受諸快樂、況此最上乘、甚深法門、暫時生信、所成功德、不可以比喻說、其小分、如經云、若人以三千大千世間七寶、布施供養爾所世界衆生、皆得充滿、又教化爾所世界一切衆生、令得四果、其功德無量無邊、不如一食頃正思此法、所獲功德、是知我此法門、最尊最貴、於諸功德比況不及、故經云、一念淨心是道場、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畢竟碎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願諸修道之人、研味此語、切須在意、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今若不修萬劫差違、今若彊修難修之行、漸得不難、功行自進、嗟夫、今時人、飢逢王餧、不知下口、病遇醫王、不知服藥、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且世間有爲之事、其狀可見、其功可驗、人得一事歎其希有、我此心宗、無形可觀、無狀可見、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故天魔外道、毀謗無門、釋梵諸天、稱讚不絕、及況凡夫淺識之流、其能勞煩悲夫、井鼃焉知滄海之間、野干何能師子之吼、故知末法世中、聞此法門、生希有想、信解受持者、已於無量劫中、承事諸聖、植諸善根、深結般若正因、最上根

性也。故金剛經云、於此章句能生信心者、當知已於無量佛所種諸善根、又云、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願諸求道之人、莫生怯弱、須發勇猛之心、宿劫善因未可知也。若不信殊勝、甘爲下劣、生艱阻之想、今不修之、則縱有宿世善根、今斷之故、彌在其難、展轉遠矣。今既到寶所、不可空手而還、一失人身、萬劫難復、請須慎之、豈有智者、知其實所反不求之、長怨孤貧、若欲獲寶、放下皮囊。

高麗國普照禪師修心訣

昭和五年一月十五日	印 刷	國譯禪學大成奥付
昭和五年一月二十日	發 行	
編 者	國譯禪學大成編輯所	
	代表者 宮 程 祖 泰	
不 許	發 行 者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六番地	
複 製	宮 下 軍 平	
印 刷 所	東京市神田區猿樂町二丁目五番地	
	藤 本 茂 人	
印 刷 所	東京市神田區猿樂町二丁目五番地	
	藤 本 印 刷 所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ノ十六 振替口座 東京三四〇九番	一一松堂書店



387
256

終

